



酸酸甜甜又一年

王欣

一年,365天,忽地又过去了。回眸过去这一年,不少经历虽然有点儿酸、有点儿涩,还有点苦和辣,但此刻慢慢回味起来,唇齿间竟漾起一丝丝的甜。

这一年,工作很忙,就像炉火上的热水,明明已经沸腾了,可是不仅没有“釜底抽薪”,而且各种任务如干柴一般,继续往灶膛里塞。遗憾的是,待到年终总结时,业绩竟成了一杯白开水,无色无味,平淡无奇。这一年,我究竟做了些什么?似乎都不曾记得,做出了哪些成绩?瞪大了眼睛,也看不分明。同样忙碌辛劳一年,与同事盆钵满的业绩相比,自己却碌碌无为,心里岂能不冒酸水?好在年终考核,工作得到认可,被评为优秀,姑且聊以自慰。

这一年,我险些被心浮气躁所绑架。以往心情乱糟糟时,看看书,或精心构思一篇拙文,心神便会沉静下来,因此我总觉得,看书或撰文是一块能够让我心境回归清静的“自留地”。然而,这一年,这片“自留地”易攻难守了。我曾去过几次图书馆,一摞一摞的书也借回来了,不过总会被遗忘在某个角落,以至于经常逾期未还。文字也写得少了。很多个夜晚,我独坐书房,面对键盘,指尖竟打不出一个字。各种琐事如同流星雨在脑海不停闪现:老家里,堂兄弟们发生口角了,对与错,是与非,尽管我很难理得清,但还是身不由己地思虑起前因后果;女儿的学习起伏不定,是学习态度不端正?还是方法不适合?朋友家添了新人,我还没来得及及前去道喜……书房

是安静的,屏幕是空白的,而我的头脑里纷乱如麻,我竭力克制着不去想这件事儿时,那件事儿竟又像鬼精灵一样嗖地冒出来。

过去这一年,见报的散文稿才五六十篇,与往年相比相差甚远。不过这一年,我强迫自己虔诚地对待每一个文字,竟也写了些有分量的稿件。我在《北京青年报》副刊版发表了7个头条稿件,7月28日还发了一个副刊封面整版;另有多篇稿件被《晚报文萃》、《非常关注》等报刊转载;最为荣幸的当数《民工父亲的秘密》一文,入选了人教版《初一语文课外阅读练习期末测试试卷一》,意外!惊喜!

我是一个容易忘记烦恼的人,这一年,虽然有过的遗憾与苦闷,但都在记忆的沙漏上,被时光的潮水渐渐抹去,只留下一些心

甜的喜乐之事,如一片片帆,漂荡心海。我的散文集《雪是暖的》作为吉林省全民阅读活动民生读本,已付梓出版,稿费虽不算丰厚,但写文这些年,总算了却一桩心愿。爱好音乐的女儿顺利通过钢琴五级考试,虽然我从没想过把她培养成钢琴家,但是她的音乐素养有了提高,还是让人颇感欣慰。北方老家也喜事连连,侄女和外甥女都相继出嫁了,尽管每次往返一路劳顿,又开销不少,但心情欣然……

酸酸甜甜,年复一年,或许这就是生活,缺少任何滋味便显得寡淡了。转眼猴年临近了,我不敢奢望来年事事如意、硕果累累,只希望以平和恬淡之心,调理好生命里的酸甜苦辣咸,烹饪出问心无愧的生活。

肥腊月 瘦春寒

王琴

腊月是肥润的,饱满的,到处弥漫着诱人香味。看着阳台上挂满不同种类年货,腊肉,腊鸡,腊香肠,腊鱼……心头漾起知足与幸福感。这些年货是婆婆一手腌制的。她本是南方人,那里每到腊月是不腌年货的,只吃新鲜肉,刚来我们这边,很是吃不惯腊月年货。几年下来,不但喜欢吃腊货,还学着怎么腌腊货。

更甚的是,婆婆腌腊货还会出其新招。在源于本地腌货技术上还加以创新,有的腊货还放些辣椒丁,香菜末,有时寒鱼里放些香菇与瘦肉熬成的浓汁,腌制段时间后,拿出来,还没下锅就先闻得人垂涎欲滴。可想而知,婆婆在美食上真是行家里手哩。

别看阳台上挂满年货。一个冬天吃下来,所剩无多呢。今天切段腊肉放在饭锅里煮熟,厨房里香味四溢。也不用做其他菜,只要用腊肉拌饭,一会儿就吃完了,特别爱挑食的孩子吃的比平常还快,有时饭还没吃完,闹着再盛一碗,乐的婆婆连连答应着,若是清煮寒鱼,那全家老少饭量都比平常增多了,更别提腊香肠了,那特别香味估计是所有腊货中最诱人人体感官的美味了。今年准备回老家,在电话里,老家那边的亲戚都要带些腊香肠回家,似乎他们对香肠的记忆比记得我们还要深呢,所以,婆婆今年腊香肠备得很多。



乡村的年味

梁征

春节是中国人最大的节日,也是最有味道的节日。童年记忆中的乡村过春节也就是过年,至今想来仍是很有味道。

乡村的年味在美食里。过年家家都在忙,要置办年货、洗洗刷刷,尤其是腊月二十三小年一过,扫房子、贴窗花、挂年画,蒸馒头、炸年糕、杀鸡炖肉……看着炸麻叶的油花翻滚,闻着卤锅里飘来的阵阵肉香,望着蒸笼里冒着的腾腾热气,知道年就要到了,心里美滋滋的。大年三十,全家人团聚在一起,桌上盘子、碗摆得满满的,一年中最美味的佳肴,最温馨的时刻,都在这团圆饭中。现在想来,那一顿饭也

是异常有意义的亲情的回归和团聚,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远在外地的人路途再遥远、工作再忙,也要回家和父母家人一起吃上一顿团年饭的原因吧。

乡村的年味在活动上。小时候,年味儿就是放鞭炮、吃好的、穿新的,还有就是贴春联了。买的或是自己写的春联,都不要紧,认真地贴在门框上,再挂上红灯笼,过年的氛围在中国红的装点下,就更加浓厚了。年三十这天下午,有时也会去小伙伴家里看新鲜,随后就是洗澡、烤火、吃年夜饭、看春晚了,精彩的春晚,让温馨的除夕夜显得非常快,一下就到了零点敲钟的时候。那一刻,万千烟花奔腾齐鸣,乡村夜色之璀璨达到顶点。孩子们的欢叫声此起彼伏,往往要兴奋到凌晨一两点才依依不舍地去睡觉。大年初一的早上更是充满了喜悦和激动,翻开

枕头,下面有崭新的压岁钱,还有平时很少能够吃到的糖、核桃、红枣、年糕,等穿好了新衣服,母亲已经把热腾腾的饺子煮好了。

乡村的年味在记忆中。工作后,年味儿就是盼着单位早点放假,然后带上给家人买的礼物坐着火车往家赶。这个时候,既有回家的激动,也有游子归来的伤感。尤其是对我们建筑人来说,常年在工地奔波,远离父母,一年中难得有几天和父母团聚,平日的牵挂

思念在此刻开始蔓延,似乎总有许多愧疚,因为父母年纪大了,自己平时很少能够在身边照顾。回到家,父母开始问长问短,忙里忙外。享受一家人团聚的其乐融融,听听父母的唠叨,这便是年最醇厚的味道。现在,我有了心爱的儿子,过年的中心转到孩子身上,我也会给儿子讲自己小时候过年的事情。看儿子调皮,逗儿子开心,成了年味中最甜美的味道。

如今的过年,少了一些传统习俗的年味,多了一些时尚新鲜的元素,折射出的是时代的变迁和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。我想,每个人在不同时期,对年味的理解和感受一定是不一样的,况且时代的发展,过年的形式也在变化,表现出的年味也有不同。只是不管时光如何流转,人们一直都没有忘却对家的眷念、对亲情的眷念,和对未来的美好向往。

腊月的肥润,香味俱佳还体现在贺年的氛围上。深深记得,儿时没有现在那么多丰富的零食,对美食的想往都停留在对过年热切期盼中。刚进腊月,几乎每天都可以吃好的。腊月好似一声号角一样,刚一吹响,整个村庄都沸腾了,家家烟囱冒起缕缕炊烟,大户人家可谓一天忙到晚。深记儿时奶奶是一家之主,她养五儿三女,都没有分家,一进腊月,奶奶开始一天到晚的忙着。杀年猪,蒸馒头,点年糕,做新衣,贴窗花……到三十晚上,十几口人的衣着,吃的,用的,包括孩子压岁钱都想得周到到,全面而又体贴,乐得每个人脸上都笑开花。

年过完了,刚进初春。和如今一样,季节是入春了,但寒冷依然,即是春寒。如今时代进步了,人民生活很优越,即便春寒,都是吃喝不用愁的,和儿时所遇春寒大不相同,奶奶很有先见之明,腊月里吃的,和来年初春里吃的,都分配得当,不许多吃一份。所以,过完年,同村人家几乎都没的年货吃了,我们大家每顿都有寒货当荤菜,在那瘦而冷的春天里,大人孩子都养得精神足,不生病,不感冒,自然也就不白花来之不易的钱了。

奶奶临终时,正是腊月里。她把几个媳妇招呼到面前,要她们都要学会勤俭持家。特别春寒里不能没有腊货当荤菜。不能仅肥腊月,饿着春寒了,那样每个人身体吃不消,春耕忙不动了。奶奶的话,至今还在母亲、婶母间坚持着。这么多年过去了,每到春节,自然忆起奶奶那持家有道的本领,从而更加思念奶奶。

每年过完春节,我们家的腊货人依然丰饶,无论春寒料峭,家里冰箱里都有腊货在抵挡着阵阵瘦春寒潮,这就是祖辈传给下一代的优良传统,在珍惜丰衣足食的今天还不忘老一辈刚强的以身作则。

